

馬克思
資本論

馬克思 資本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一卷

資本的生產過程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馬 克 思
資 本 論

(第一卷)

郭大力 王亞南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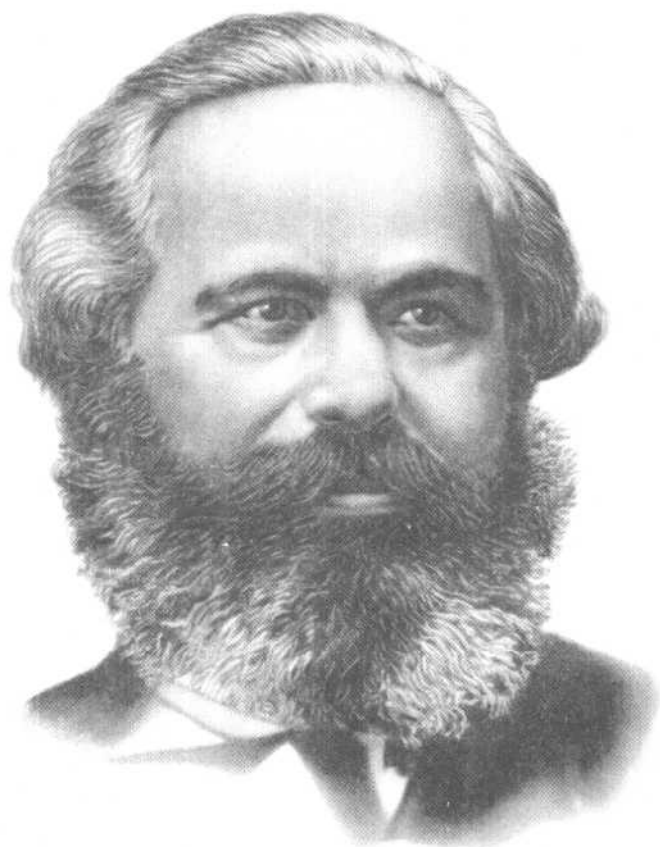
*

書號：1323·850×1168 $\frac{1}{32}$ ·33 $\frac{1}{2}$ 印張·648,000字

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印數：85,001—93,000 定價：(共三卷)10.00元



28

183, 3.14

2. Ufer Kraft. 16 Aug. 1867
München 18. 1867. (Wird die hier eingereichte)

Dear Fred,

Es ist das Leipziger (49.) das die
früher corrigierte der Leipzig - München -
Leipzig enthält, umfasst 1 1/2 Bogen
Nur die 1. Hälfte enthält corrigierte Leipzig
als Leipzig und Leipzig. Als Leipzig von
Dank ist es, das die möglich ist. Es
denn die Leipzig für mich ist
möglich die Leipzig Arbeit zu den
Bänden nach Leipzig von, full
of Leipzig!

Leipziger Leipzig München.

Den 15. mit Leipzig Dank erhalten.

Adel, mein Leipzig, Leipzig Leipzig!
Denn Leipzig.

1867年8月16日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的手跡

(縮印)

譯文見本卷附錄第985頁

獻 給

我的不能忘記的朋友

無產階級的勇敢的忠實的高貴的前衛戰士

威廉·沃爾夫

1809年6月21日生於達爾諾

1864年5月9日歿於孟徹斯德亡命生活中

Abstract

初 版 序

現在刊行第一卷的這個著作，是我 1859 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之間的長久的間隔，是由於一次多年的疾病，屢次中斷我的工作的原故。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第一章*內。這不僅爲求聯貫與完全。敘述也改進了。在情形許可的限度內，有許多點，只在前書略略提到的，在本書是論述得更詳細了；反之，在前書已經詳細討論過的，在本書，就只略略提到。敘述價值學說與貨幣學說的歷史的部分，現在自然是完全刪除了。但前書的讀者，仍然會發覺，在本書第一章的一些註解內，關於那些學說的歷史，已經開放了若干新的源泉。

一切事的開頭總是困難的。這一句話，在一切科學上都可以

* 這是指初版的第一章。第二版曾經有重大的改訂。這個第一章，是和現在的第一章內容相當的。——譯者

適用。所以，第一章（尤其是分析商品的那部分）的理解，是最難的。關於價值實體與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儘可能做到通俗化了¹。以貨幣形態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態，是極無內容，極簡單的了。但二千餘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毫無結果。反之，對許多內容更豐富且更複雜的形態的分析，却至少已近於成功。為什麼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是更容易研究的。並且，在經濟形態的分析上，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二者。對於資產階級社會，勞動生產物的商品形態或商品的價值形態，就是經濟的細胞形態。在淺薄的人看來，這種形態的分析，好像是斤斤於一些瑣細的事情。它所考究的，誠然只是一些瑣細的事情，但和顯微鏡下的解剖，正好是做的一樣的事情。

除了論價值形態的那一部分，人們不能說這本書是難理解的。當然，我假設讀者們是想要學一些新的東西，願意獨立思想的。

1 拉薩爾 (F. Lassalle) 反駁蘇爾茲·德利希 (Schulze-Delitzsch) 的文章，雖自稱已將我關於這些問題的說明的“神髓”提示出來，實則包含着嚴重的誤解。想到這點，我覺得，我益加有通俗化的必要。附帶要說到，拉薩爾經濟著作中的一般的理論命題，例如關於資本的歷史性，關於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間的聯系等等，幾乎逐字剽竊自我的著作，甚至連我所創造的名詞在內，而未加任何聲明。他這樣做，無非想談次一下。當然，我這裏說的，不是他的解闡和應用，這些是與我沒有關係的。

物理學者考察自然過程時，要在它表現在最精確的形態且最不受擾亂影響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還在各種條件保證過程正常進行的地方做實驗。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直到現在，它的典型的處所是英國。就是爲這個理由，所以在我的理論的說明上，英國成了我的主要的例解。但若德國方面的讀者，僞善地，對於英國工農勞動者的狀況，聳一聳肩頭，或樂觀地，以德國情形未必如此壞的話來安慰自己，我就必須告訴他說：“這也正是關於閣下的故事。”

由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引起的社會的對抗，已經發展到怎樣高的程度，就其本身說，不是我們這裏的問題。我們問的，是這種法則本身，是這各種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並且貫徹下去的趨勢。產業較發展的國家，在較不發展的國家面前，不過指示了它們的將來的形相。

且不說這一層。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裏完全支配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內，因無工廠法的對抗力，情形就比在英國壞得多。在一切其他範圍，我們是像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僅有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來苦我們，而且有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來苦我們。除了各種近代的痛苦，還有全系列遺傳下來的痛苦，壓迫着我們。引起這種種痛苦的，是古舊的老朽的生產方式的殘存，及由此引起的種種反時代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我們不僅爲生者所苦，且也爲死者所苦。死者捉住生者。

德意志及西歐大陸各國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的比較，是貧乏的。但這種社會統計，依然足以揭開黑幕，讓我們可以窺見幕內麥杜莎（Medusa）的頭。假令我們的政府和國會，像在英國一樣，定期派遣調查委員去調查經濟狀況；假令這種委員，又像在英國一樣，被授予全權去探求真理，並且像英國的工廠視察員，公共衛生報告醫師，女工童工剝削狀態居住狀態與食物狀態等等的調查委員那樣，才能勝任的，無黨無私的，也無所顧慮的人來充任，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狀態，也會愕然失驚罷。波西亞斯（Perseus）戴起一頂隱身的帽子，叫龐大的魔鬼看不見自己。我們却把隱身的帽子，緊遮着耳目，爲了要否認魔鬼是存在的。

我們不要在這上面欺瞞自己。18世紀美國的獨立戰爭，已爲歐洲的中等階級鳴起警鐘。19世紀美國的南北戰爭，又爲歐洲的工人階級鳴起了警鐘。在英國，革命過程是可以明白看到的。這個過程達到相當程度之後，一定會在大陸方面發生反應。在大陸方面，這個過程將會採取較殘忍的形態，或採取較溫和的形態，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即使沒有更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爲切身的利害打算，將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阻礙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在許多理由中，這也是我在這一卷用這樣大一個篇幅來細述英國工廠法歷史，內容與結果的一個理由。一個國家，應該並且能夠從外國學。本書的最終目的，是揭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一個社會就令已經把它的運動的自然法則發現，它也還是不能跳

過或以法令廢止自然的發展階段。但它能夠把生育時的痛苦縮短並且緩和。

爲避免可能的誤解起見，要附帶聲明一筆。我決非要用玫瑰的顏色來描寫資本家和地主的姿態。這裏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過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係和利益的負擔者。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從我的立場，是被理解爲自然史上的一個過程。無論個人主觀地說可以怎樣超出他所加入的各種關係，社會地說，他總歸是這各種關係的產物。從我的立場看，這種種事情不能要他負責任，像不能要任何別的人負責任一樣。

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政治經濟學範圍內，不只會和在其他範圍內，遇到相同的敵人。經濟學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會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來阻礙它。例如，英國國教會，對於在三十九個信條中攻擊三十八條的人還會原諒，而不會原諒一個奪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在今日，與舊財產關係的批判比較，無神論是較輕的罪。但在這裏，進步依然是不可否認的。譬如，英王駐外代表數星期前發表了一種藍皮書，駐外使節關於產業問題和工會問題的通信。在那裏，英王的駐外代表，就力言勞資現存關係的變動，在德意志，在法蘭西，總之，在歐洲大陸各文明國，將會和在英國一樣明白，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在大西洋彼岸，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 (Wade)，也在公衆大會中宣稱，奴隸制度廢除之後，資本與土地所有權關係的變革，會跟着出現在日程中。

這是時代的記號，不是紫袍黑衫所能遮掩的。這種事實，沒有證明奇蹟將會在明日發生。它們不過證明了，在統治階級本身，也起了一種預感，感到了現在的社會不是固定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變化的，且不斷在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

本書第二卷將討論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態(第三冊)；第三卷即終卷(第四冊)將討論學說史。

每一種以科學批判為根據的判斷，都是我歡迎的。關於以所謂輿論為根據而我從來不對它讓步的偏見，佛洛倫大詩人的格言，現在還和以前一樣對於我是適用的。

“走自己的路，讓人家去說罷！”

馬克思 1867年7月25日於倫敦

第二版跋

我首先要向第一版的讀者，關於第二版的修改，提出一種報告。書的篇別，一看就知道，是更顯目了。各處新加的註，都註明是第二版註。就本文說，最重要的，有下述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關於價值的論述，已經由每一個交換價值依以表現的方程式的分析，科學地更嚴密地完成了。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間的聯系，在第一版不過略略提到，在這裏，也明白地表明出來了。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態）已完全改作。這是由第一版的二重說明，規定要我如此作的。——在這裏，我可以附帶說一說，這種二重的說明，是經友人漢諾威的庫格曼醫師（Dr. L. Kugelmann）的勸告寫的。1867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和他在一起。他勸我，為大多數讀者計，對於價值形態，必須有一種補充的更合講義式的說明。——第一章的最後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也大部分改作

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經過了綿密的修正，因為這一節在第一版，顧到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經提示的說明，是討論得很不周密的。第七章，尤其是當中的第二節，是大大改作了。

當然，把各處原文的改正一一列舉出來，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改正，往往只是文體上的改正。這是全書都有的。我現在正在校正巴黎發行的法文譯本，在這樣校正時，我發覺，德文原本有許多部分，在此處，須有更徹底的改作，在彼處，須有更大的文體上的改正，或將偶然的錯誤更綿密地刪除掉。但時間不許我這樣做，因為1871年秋，我正忙於進行別一種迫切的工作時，才接到通知說，書要完了，第二版的印刷，至遲應在1872年一月開始。

資本論迅速在德意志工人階級廣大範圍內得到的理解，對於我的勞動，是最好的報酬。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梅耶先生（Meyer），維也納的工廠家，也在德法戰爭期中發行的一本小書上力言，被視為德意志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的才能，已經在德意志所謂知識階級中完全失去，但却在德意志的工人階級中復活起來了。

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方·居利希（Gustav von Gülich）在他所著工農商業之史的說明，尤其是在1830年刊行的同書前二冊中，已經大體說明了，有些什麼歷史上的事情，在我們這裏，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從而也阻礙着近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建立。政治

經濟學在德國的生活地盤依然沒有。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的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個教條集成。他們周圍的世界是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從這個世界的觀念去解釋，這各種理論就在他們手裏被誤解了。科學無能的感覺，沒有完全壓下去。他們不安地覺察了，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他們並不熟習的範圍內鑽研。所以，他們就要用博通文獻的美裝，或各種無關係的材料的湊集，來做掩飾。這種材料是由所謂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借來的，那是一種知識的混合物，是德意志官僚的滿懷希望的候補人所必須通過的煉獄。

1848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德意志迅速發展了，已經走上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我們的專門家，命運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夠無所拘束地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意志的現實上還是缺少的。這種關係生出的時候，在資產階級視野之內，又不許再有無所拘束的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在它只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限度內，那就是，在它不是把資本主義秩序視為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却把它視為社會生產之絕對的最後的形態的限度內，是要在階級鬥爭仍然潛伏着，或不過在一些孤立的現象上表露的時候，方才能夠還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罷。英國古典派政治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未發展時期。它的最後的偉大代表里嘉圖（Ricardo），終於有意識地把階級利害關係的對立，工資與利潤的對立，利潤與地租的對

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素樸地把這種對立當作社會的自然法則來理解。但由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就達到了它的不能跨過的限界了。因此，在里嘉圖活着的時候，政治經濟學已經從里嘉圖反對的方面，受到西斯蒙第（Sismondi）這樣的人的批判¹。

繼起的時期，自 1820 年至 1830 年，在英國，有政治經濟學範圍內極蓬勃的科學活動作為特徵。這是里嘉圖學說庸俗化與普及化的時期，也正是里嘉圖學說與舊派互相鬥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好看煞人的比賽。但因論辯主要是散在雜誌的論文上，論述時事問題的著作上，小冊書上，所以當時的情形在歐洲大陸方面是不大被人知道的。這一次論戰的無所拘束的性質——雖然里嘉圖的學說，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形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還剛剛用 1825 年的危機，來開始它的近代生活週期循環這件事，證明大工業還剛剛脫離它的幼稚時期。另一方面，資本與勞動間的階級鬥爭，在下述兩種鬥爭前面，還是暫時留在幕後：政治方面是，在神聖同盟周圍集合着的各國政府與封建諸侯，正與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互相傾軋；經濟方面是，產業資本與貴族土地所有權互相抗爭不止。這種抗爭，在法國，是隱蔽在小土地所有權與大土地所有權的抗爭後面，在英國，自有穀物條例以來就公然爆發了。英國這

1 參看我的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 39 頁。

個時期的經濟學文獻，叫我們想起魁奈醫生 (Dr. Quesnay) 死後法國的經濟的狂飈時期。但這只像是初冬小陽春天氣叫人想起春天。1830 年，決定性的危機就發生了。

法英二國的資產階級，都已經奪得了政權。從此以往，無論從實際方面說，還是從理論方面說，階級鬥爭都愈益採取公開的威脅的形態。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之喪鐘，敲起來了。從此以往，成為問題的，已經不是這個理論還是那個理論合於真理的問題，只是它於資本有益還是有害，便利還是不便利，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關係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無拘束的科學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論者 (Apologetik) 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以工廠主科布登 (Cobden) 布賴特 (Bright) 為首的反穀物條例同盟濫發到世界來的小冊子，因曾對土地貴族提出論爭，所以雖然沒有科學的意義，但還有歷史的意義。但這個最後的刺激，自庇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 以來，也由自由貿易主義的立法，從庸俗經濟學那裏被奪去了。

1848 年大陸的革命，在英吉利也發生了反應。不願單為統治階級辯護，單向統治階級獻媚，還要求科學意義的人，就嘗試要以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和已經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要求調和起來。一個平庸的折衷派發生了。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這正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破產的宣告。關於此事，俄國的大學者，批評家，車爾尼塞夫斯基